

# 《谢瑶环》

## 主要角色

谢瑶环：旦  
 袁行健：小生  
 苏鸾仙：旦  
 武三思：净  
 来俊臣：净  
 武则天：旦  
 徐有功：生  
 武宏：丑  
 蔡少炳：丑  
 龙象乾：小生  
 萧慧娘：旦  
 武存厚：生  
 狄致远：生  
 蔡少彪：丑  
 萧母：老旦  
 王椒：丑  
 周亮：丑

## 情节

唐，武则天称帝时，江南农民因豪绅兼并土地，逃往太湖聚义。女官谢瑶环奏请安抚，武则天深为赏识，钦命谢瑶环为右台御史，赐尚方剑，巡按江南。谢瑶环至苏州，一日乔装私访，遇见武三思子武宏和来俊臣弟蔡少炳，因强抢民女与义士袁行健打斗，谢瑶环劝双方到衙门申诉。大堂之上，谢瑶环秉公处断，武宏、蔡少炳不服，大闹公堂，谢瑶环动用尚方剑，斩蔡少炳，杖责武宏。谢瑶环见袁行健豪侠尚义，二人结成姻缘。武三思等为子弟报仇，诬谢瑶环谋反，并矫命审谢瑶环。待武则天查实，密幸江南时，谢瑶环已被酷刑致死。武则天盛怒，诛来俊臣、武宏，撤武三思职；追封谢瑶环为定国侯。袁行健从太湖归来，见谢碑耸立，感怆无边，浪迹江湖而去。

## 注释

1961年田汉据陕西碗碗腔《女巡按》改编，对原剧主题及故事情节都作了较大的改动。同年由中国京剧院首演于北京，杜近芳饰女巡按谢瑶环。

## 根据《田汉全集》第九卷整理

### 【第一场】

（洛阳唐宫一便殿。武三思、徐有功、谢瑶环同上。武三思与谢瑶环争执。）

武三思	（唱）	瑶环说话好大胆， 诽谤勋戚为哪般？
谢瑶环	（唱）	诽谤勋戚我怎敢？ 兼并不止国不安。
武三思	（唱）	分明是李家子孙要造反， 这与兼有何干？
谢瑶环	（唱）	李得才分明是庄稼汉， 被豪强逼上洞庭山。
武三思	（唱）	不管他是否庄稼汉， 啸聚太湖不姑宽。 大风一起乌云散， 禁军指日到江南。

谢瑶环 (唱) 到太湖只为逃苦难,  
侵占制止必把家还。  
倘若禁军江南往,  
百姓们涂炭越不堪。

武三思 (唱) 谢瑶环为何护反叛?  
谢瑶环 (唱) 兵凶战危岂等闲!  
武三思 (唱) 自古道养痍貽大患,  
谢瑶环 (白) 除病根还须惩贪婪!

大太监 (内白) 圣驾到!  
徐有功 (唱) 二位不必多争辩,  
圣上驾前奏一番。

(武三思、徐有功、谢瑶环分退。宫监拥武则天同上, 苏鸾仙随上。)

武则天 (唱) 偶到上阳宫里游,  
万千朱雀舞宫楼。  
仁德感天自古有,  
彩凤祥麟朝冕旒。  
百尺天枢新建就,  
铁柱铜盘颂大周。  
只是各地官民多密奏,  
一家欢乐万家愁。  
太宗的言语说得透,  
要提防“载舟之水也翻舟”!

(武三思、徐有功、谢瑶环同转身跪迎。)

武三思 (白) 侄臣天官尚书武三思。  
徐有功 (白) 臣殿中侍御史徐有功。  
谢瑶环 (白) 婢子尚仪院司籍谢瑶环。  
武三思 (白) 迎接圣驾, 愿陛下万岁, 万万岁!

(武则天入座。)

武则天 (白) 卿等平身赐座。  
武三思、  
徐有功 (同白) 谢陛下。  
(武三思、徐有功同坐。)

武则天 (白) 前者凤凰来仪, 飞集明堂梧桐树上; 适才朕到上阳宫去, 又见朱雀数万只朝舞宫楼。真叫人高兴。

(武三思、徐有功、谢瑶环同起身。)

武三思、  
徐有功、  
谢瑶环 (同白) 此乃陛下圣德所感, 臣等恭贺。  
武则天 (白) 只是国家承平日久, 玩忽易生。近来各地告密本章, 也多提到吏制废弛、纲纪败坏之事。朕心甚是不安。

武三思 (白) 陛下居安思危, 圣心高厚。于今江南虽有癣疥之疾, 只要发兵征剿, 定可一鼓荡平, 陛下不必过虑。

(武则天惊。)

武则天 (白) 怎么, 江南有人造反么?  
武三思 (白) 正是。侄臣得小儿武宏密报, 李得才、王阿锡、康振武等啸聚太湖, 有谋反之意。  
武则天 (白) 啊? 朕当政以来四十余年, 除了徐敬业扬州起兵, 还不曾听到过百姓造反之事。密报何在?

(武三思交信。)

武三思 (白) 请姑皇观看。  
(武则天读信。)

武则天 (白) 唔, 依你之见呢?  
武三思 (白) 依侄臣之见, 这李得才定然是唐室诸王的遗孽, 若不立即剿除, 定成大患。侄

臣愿领精兵一万，远征江南，替姑皇效犬马之劳。

(武则天望徐有功。)

武则天 (白) 徐卿以为如何呢?

徐有功 (白) 如果造反属实，自应剿除。只是江南乃富庶之地，百姓都愿安居乐业。这李得才反迹如何，是否与唐室诸王有关，还待查明。倘若轻举大兵，反使江南糜烂，天下震动。方才宫人谢瑶环与梁王有所争辩，臣以为谢宫人所说倒不失为釜底抽薪之论。

武三思 (白) 谢瑶环诽谤勋戚，同情反叛，怎说是釜底抽薪之论?

谢瑶环 (白) 武王爷言重了。

武则天 (白) 谢瑶环，你且奏来!

谢瑶环 (白) 瑶环怎敢诽谤勋戚，同情反叛! 只是近年江南一带民不聊生，李得才等无非失地农民逃往太湖。婢子愚见，只宜抚慰、安置，消祸乱于无形。倘若大军南下，闾阎不安，反逼起他们铤而走险，酿成国家大患。

武则天 (白) 唔，谢瑶环，你在深宫供职，是怎样知道的呢?

谢瑶环 (白) 陛下呀!

(唱) 婢子本是江南籍，  
先父是乡村一教师。  
寄来遗谕数千字，  
字字叫人发深思。  
自先朝推行均田制，  
近年来良法美意多废弛。

豪门贵戚兼并土地，  
只逼得百姓颠沛流离。

逃亡何止十之一，  
山陬海崖挈儿带妻。

倘若是大军江南去，  
怕只怕乾坤动杀机。

还不如陛下施恩惠，  
抚慰黎民安社稷。

制止豪强严法制，  
使耕者得田饥得食。

那时节江南江北皆春意，  
笙歌一片颂明时。

武则天 (白) 呀!

(唱) 瑶环所奏合朕意，  
她的见识胜须眉。

(白) 三思，你看谢瑶环讲得可对么?

武三思 (白) 江南刁民啸聚太湖，与朝廷作对，来俊臣也得有密报。若不剿除，必有大患。谢瑶环所奏，真乃妇人女子之见。

(武则天怒。)

武则天 (白) 唔! 妇人女子难道就不许有高见卓识的么?

(武三思惶恐。)

武三思 (白) 是，侄臣失言，死罪死罪。

(武则天向徐有功。)

武则天 (白) 徐爱卿，你也主抚么?

徐有功 (白) 是，老臣以为谢宫人所说，较合机宜。

武则天 (白) 宣来俊臣上殿。

太监 (白) 宣御史中丞来俊臣上殿哪。

(来俊臣上。)

来俊臣 (念) 起家凭罗织，发迹靠非刑。

(白) 臣来俊臣见驾，愿主万岁。

武则天 (白) 来卿，朕知你常到江南，于今有人啸聚太湖，你看该剿该抚呢?

来俊臣 (白) 太湖之事，臣戚蔡少炳也有密报到京，臣以为若不严加剿办，必致人心浮动，

不可收拾。

谢瑶环 (白) 陛下，江南农民被豪强逼迫，逃亡太湖，并非有心谋反，只宜抚慰，万万不可发兵征剿。

武三思 (白) 谢瑶环懂得什么，怎敢在御前再三读奏？

谢瑶环 (白) 天下安危，百姓死活攸关之事，自当冒死力争，怎说是“再三读奏”？

武则天 (白) 瑶环休得争论，回宫候旨。

谢瑶环 (白) 遵旨。

(谢瑶环下。)

武三思 (白) 启奏姑皇：适才来俊臣所奏与侄臣愚见不谋而合，就请陛下速奋天威，发兵征讨。

来俊臣 (白) 梁王所奏关系江南大局，就请陛下发兵，以免养痍贻患。

武三思 (白) 谢瑶环胆敢维护反叛，请陛下治以应得之罪。

武则天 (白) 知道了。你等且退，朕自有处置。

武三思、  
来俊臣 (同白) 遵旨。

(武三思、来俊臣同出。)

来俊臣 (白) 王爷请留步。

(武三思转身。)

武三思 (白) 哦，来大人有何见教？

来俊臣 (白) 王爷鼎鼐劳形，能否枉步舍间一游？

武三思 (白) 正要造府问候。怎么，又有美人歌舞么？

来俊臣 (白) 正是，敝亲蔡少炳新近送来苏州女子杨碧玉，十分出色。

武三思 (白) 如此定要相访，借谈太湖之事。

来俊臣 (白) 如此请。

武三思 (白) 请哪！

(武三思、来俊臣同下。)

徐有功 (白) 太湖之事，或剿或抚，请陛下速作决定。

武则天 (白) 徐卿传旨宣谢瑶环上殿。

徐有功 (白) 遵旨。

圣上有旨：谢瑶环上殿。

谢瑶环 (内白) 领旨！

(谢瑶环上。)

谢瑶环 (唱) 适才间阻陛下干戈轻动，  
怕的是三吴百姓尽化沙虫。  
怎奈是武梁王位高权重，  
陛下她怎肯听我这一点孤忠？  
上金殿跪丹墀不胜惶恐，

(谢瑶环上殿，跪。)

谢瑶环 (唱) 愿陛下恕婢子触犯王公。

武则天 (白) 为民请命，何罪之有？瑶环平身。

谢瑶环 (白) 谢陛下。

(谢瑶环起立侍立。)

武则天 (白) 徐卿，

徐有功 (白) 臣。

武则天 (白) 目下何人巡按江南？

徐有功 (白) 原右御史王道平病假在家，迄未赴任。

谢瑶环 (白) 婢子生性愚直，陛下不加罪责。婢子只有肝脑涂地，以报陛下。

武则天 (白) 如此谢瑶环听旨。

(谢瑶环急跪。)

谢瑶环 (白) 万岁。

武则天 (白) 你所奏各节深合朕意。就升你为右御史台，改名谢仲举，巡按江南。所到之处，察吏民善恶，观风俗得失，查问疾苦，赈济饥贫。赐你尚方宝剑一口。

(武则天从内侍手取剑交谢瑶环。)

武则天 (白) 如有强占民田, 鱼肉百姓者, 虽豪门勋戚亦不宽贷。  
 (武则天顾苏鸾仙。)

武则天 (白) 宫人苏鸾仙素称能干, 派她随你前往, 你可有此胆量?  
 (苏鸾仙跪。)

谢瑶环 (白) 婢子生性愚直, 陛下不加罪责, 反委以重任, 婢子只有肝脑涂地, 以报陛下。  
 武则天 (白) 如此徐卿传谕吏部, 你等即日上任去吧。

徐有功、  
 谢瑶环、  
 苏鸾仙 (同白) 领旨。  
 (宫监拥武则天同下。)

徐有功 (白) 谢宫人大喜了,  
 谢瑶环 (白) 天恩浩荡, 感激难名, 只是责任重大, 还望徐大人鼎力相助。  
 徐有功 (白) 圣上如此倚重, 料无障碍。只是朝廷权贵在苏州多有庄园, 闻得武梁王与来大人子弟专横不法, 需要小心一二。

谢瑶环 (白) 承教了。  
 徐有功 (白) 老夫即往吏部传谕。请!  
 (徐有功下。)

苏鸾仙 (白) 姐姐, 你和武梁王争论, 我只当圣上有不测之威, 谁知反叫你巡按江南, 还让我同去, 这是多美的事啊, 你还唉声叹气的干吗呢?  
 谢瑶环 (白) 有道是临事而惧, 此行宣慰百姓倒还容易, 遇了那些豪门贵族……  
 苏鸾仙 (白) 咱们有了这个, 还怕什么呀?  
 谢瑶环 (白) 他们势力浩大, 只怕尚方宝剑也管他不得。  
 苏鸾仙 (白) 咱们按圣上的旨意办事, 能杀的就杀, 不能杀的请示圣上不就结了吗? 既然要即日赴任, 咱们赶快回去改扮改扮吧!

谢瑶环 (白) 贤妹说的是, 咱们走哪。  
 (唱) 脱宫衣换锦袍代天巡狩,  
 喜平日报国家壮志能酬。

苏鸾仙 (白) 到江南观不尽山明水秀,  
 (白) 姐姐,  
 (唱) 英豪中找一个凤侣鸾俦。

谢瑶环 (白) 啐!  
 (谢瑶环、苏鸾仙同下。)

## 【第二场】

(袁行健上。)

袁行健 (唱) 三尺剑一囊诗满腔肝胆,  
 几年来踏遍了塞北江南。  
 (白) 俺袁行健, 我父袁乐山, 任滁州长史, 被酷吏周兴扳扯在谋反案内, 斩首神都。俺改名阮华, 逃亡在外。去年在岭南道上杀了周兴, 消了俺心头一恨。前者避地江南, 只听得苏州百姓一片怨苦之声, 原来武三思之子武宏和来俊臣的异父弟蔡少炳横行不法, 侵夺民田, 好友李得才等被武宏逼走太湖。俺访友不遇, 心中郁闷。闻得伍员庙甚是热闹, 不免前去游玩一番。

(众市民同跑上。)

众市民 (同白) 虎来了! 虎来了!  
 (袁行健拦住市民甲。)

袁行健 (白) 虎在哪里?  
 (市民甲指远处。)

市民甲 (白) 来了, 你还不快走!  
 (家奴拥武宏、蔡少炳同上。)

武宏 (唱) 生在当朝第一家,  
 蔡少炳 (唱) 斗鸡走狗作生涯。  
 武宏 (唱) 伍员庙内桃花发,

蔡少炳 (唱) 朦胧醉眼看吴娃。  
 武宏 (白) 看吴娃。  
 蔡少炳 (白) 看吴娃。  
 武宏 (白) 哈哈，贤弟请。  
 蔡少炳 (白) 武三哥请。  
 武宏 (白) 请。  
 (家奴、武宏、蔡少炳同下。袁行健细望。)  
 袁行健 (白) 分明是人，怎说是虎？  
 市民甲 (白) 人？他比虎还凶哩！  
 袁行健 (白) 他们叫什么？  
 (市民甲害怕。)  
 市民甲 (白) 他们一个叫武宏，乃是武梁王的三少爷；一个叫蔡少炳，乃是来俊臣大人异父兄弟。他们横行不法，欺压良民。苏州人有两句话：“武宏似虎，少炳如狼；良民啼哭，少女逃亡。”怎么，你还不知么？  
 (市民甲拉女儿。)  
 市民甲 (白) 儿啊，快回去！  
 (众市民同下。)  
 袁行健 (白) 闻得武宏、蔡少炳劣迹如山，百姓畏之虎狼。原来就是他们，不免找父老细问一番，将来落在我手，定要替三吴百姓除此一害也。  
 (唱) 看两贼真比那虎狼凶悍，  
 何日里学周处除害南山。  
 (袁行健招手。)  
 袁行健 (白) 老丈请慢走，老丈请慢走。  
 (袁行健追下。)

## 【第三场】

(谢瑶环、苏鸾仙书生打扮同上。)  
 谢瑶环 (唱) 出京来一路上明察暗访，  
 苏鸾仙 (唱) 贤姐姐为国事辛苦备尝。  
 (白) 姐姐！  
 (谢瑶环低声。)  
 谢瑶环 (白) 你！  
 苏鸾仙 (白) 哦，大哥。前面便是伍员庙，狄梁公到江南毁了许多淫祠，这庙跟泰伯庙还是他特为留下的哩。这几日香客甚多，何不进庙一游？  
 谢瑶环 (白) 就依贤弟，须要小心。  
 苏鸾仙 (白) 知道了。  
 (袁行健上。)  
 袁行健 (唱) 适才间听老丈数两贼的罪状，  
 怎不叫袁行健怒满胸膛。  
 来至伍员庙用目观望，  
 (白) 呀！  
 (唱) 古英雄倒享受后代的馨香。  
 (白) 伍将军哪！  
 (唱) 你也是遭陷害父兄命丧，  
 你也是改姓名奔走他方；  
 你也是吹箫吴市把知音来访，  
 你也是对宝剑玄鬓暗伤。  
 俺这里上后殿把神像瞻仰，  
 (袁行健走过谢瑶环、苏鸾仙前，下。谢瑶环瞥见袁行健风采，注目。)  
 谢瑶环 (白) 呀！  
 (唱) 这少年器宇好轩昂！  
 苏鸾仙 (白) 哥，你说谁？

谢瑶环 (白) 你我何不到后殿一游。

苏鸾仙 (白) 走吧。

(谢瑶环、苏鸾仙同下。萧慧娘、萧母同上。)

萧慧娘 (唱) 一家人似行船又遭险浪，

萧母 (白) 儿啊。

(唱) 求神圣佑象乾早日还乡。

萧慧娘 (白) 神圣啊！

(萧慧娘跪。)

萧慧娘 (唱) 神圣威灵高万丈，  
救救贫女萧慧娘。  
武宏贼，多狂妄，  
苦苦要拆散锦鸳鸯。  
保佑龙郎把归舟上，  
一帆风顺转吴江。

(武宏、蔡少炳、王椒、众家丁同上。)

武宏 (唱) 游遍曲院与回廊，

蔡少炳 (唱) 未见可意的女娇娘。

武宏 (唱) 王椒带路大殿上，

(武宏见萧慧娘。)

武宏 (白) 呀！

(唱) 这一女子不寻常！

王椒 (白) 三爷，您看他不错吧？

(王椒低声。)

王椒 (白) 她就是咱说的那位萧慧娘。

武宏 (白) 怎么，她就是萧慧娘？

王椒 (白) 正是。

武宏 (笑) 哈哈！

(唱) 好一个窈窕萧慧娘，

蔡少炳 (唱) 她不愧是三吴的活海棠！

武宏 (唱) 我姬妾虽多谁也比不上，

蔡少炳 (白) 三哥！

(唱) 抢回府去又何妨。

武宏 (白) 美人，去到我府有你享不尽的荣华……

(武宏动手动脚。袁行健、谢瑶环、苏鸾仙同上。萧慧娘拂袖。萧母大怒。)

萧母 (白) 贼！

(唱) 无耻贼子太轻狂，  
调戏民女为哪桩？  
庄严神殿你胡言讲，  
全不怕抬头有上苍！

武宏 (白) 什么上苍下苍的。小子们将这婆子拉过一旁，把我的美人抬回府去！

众家丁 (同白) 是。

萧母 (白) 哎呀，不好！女儿！

(家丁同拉萧母，家丁同拉萧慧娘。)

萧慧娘 (白) 救人哪！

(袁行健推开家人。)

袁行健 (白) 呸！无耻之徒，休得无礼！

武宏 (白) 咦，你是何人，敢来多管闲事？

袁行健 (白) 调戏民女，天理难容，俺就要管。

蔡少炳 (白) 劝你不管为好。

袁行健 (白) 俺偏要管。

蔡少炳 (白) 要管没有你的好处。

袁行健 (白) 你是何人，敢来替他出面。

蔡少炳 (白) 小子你站稳了听着吧。俺在苏州人称蔡大爷蔡少炳，乃御史中丞来俊臣大人的

袁行健 (白) 兄弟；这位武三爷，是当朝天官尚书梁王殿下下的三公子。你能管咱爷们的事吗？  
王椒 (白) 既是宦门公子，就该明礼义、知法度，怎么在稠人广众之中调戏民女呢？  
袁行健 (白) 瞧，你没把事闹清楚，这女子是三爷昨天用银子买来的丫头，自然要把她带回府去，要尊家出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干吗呢？  
袁行健 (白) 呸！分明是他倚仗豪强，纵容奴才们鱼肉百姓，败坏风俗，损害朝廷威信，越发地可恼！  
蔡少炳 (白) 瞧哇，你连我们三爷都骂起来了，你活得不耐烦了不是？  
武宏 (白) 辱骂大臣公子就是造反，小子们来呀，与我打！  
(家丁欲抓袁行健，袁行健随手打翻二家丁。)  
谢瑶环 (白) 且慢，你们在此厮打，百姓们观之不雅。  
苏鸾仙 (白) 于今按院大人已到本城，何不前去申诉？  
众人 (同白) 对，你们打官司比打架好。  
(蔡少炳对袁行健。)  
蔡少炳 (白) 小子，你敢与我们见官去？  
袁行健 (白) 有何不敢？  
武宏 (白) 敢去就好。  
(武宏找萧慧娘。)  
武宏 (白) 咦，萧慧娘呢？  
家丁 (同白) 她逃走了。  
武宏 (白) 他能逃到哪儿去？王椒，与我追，连同那老婆子都送到府里去。  
王椒 (白) 是。  
(王椒带家丁同下。武宏对袁行健。)  
武宏 (白) 好，我们到按院衙门去，叫你知道我武家的厉害。  
袁行健 (白) 哼！  
(袁行健、武宏、蔡少炳同下。)  
谢瑶环 (白) 好贼子！  
(唱) 奉圣命巡按这江南地面，  
才亲见豪门子这样无法无天！  
怒冲冲与鸾仙回转察院，  
(白) 鸾仙，走！  
苏鸾仙 (白) 是。  
(苏鸾仙下。)  
谢瑶环 (唱) 救民女惩刁顽奖慰英贤。  
(谢瑶环下。)

## 【第四场】

(龙象乾行装带伞急上。)

龙象乾 (唱) 三年苦读衡山上，  
谁知道风波起吴江。  
武宏贼他把父势仗，  
侵夺民田压一方。  
征发铜铁且不讲，  
还抢劫我妻萧慧娘！  
行装未卸察院往，

(龙象乾撑伞。)

龙象乾 (唱) 怕什么春深风雨狂！

(龙象乾舞伞下。)

## 【第五场】

(苏州察院大堂。内击鼓声。)

众人 (内同白) 升堂！



(侍卫、书吏、差役、武存厚同上。苏鸾仙捧尚方剑拥谢瑶环同上。)

谢瑶环 (念) 洛阳宫里一寒梅，且作江南御史台。由他暴雨飘风紧，自有光天化日来。

武存厚 (白) 苏州知府武存厚谨参。

谢瑶环 (白) 武大人请坐。

(武存厚坐右侧公案。)

谢瑶环 (白) 带击鼓人上堂!

武存厚 (白) 带击鼓人上堂!

(差役引袁行健、武宏、蔡少炳、王椒同上。袁行健跪。)

袁行健 (白) 阮华叩见大人。

(武宏昂然拱手。)

武宏 (白) 谢巡按请了。

谢瑶环 (白) 见了本院，为何不跪?

武宏 (白) 你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武存厚低声。)

武存厚 (白) 启大人：这位乃是武梁王三公子武宏。

谢瑶环 (白) 既是梁王公子，坐着讲话。

(衙役在右侧设便椅。)

蔡少炳 (白) 哼！还有我呢。

武存厚 (白) 这位是御史中丞来大人的异父兄弟蔡少炳。

(谢瑶环想。)

谢瑶环 (白) 站立一旁。

蔡少炳 (白) 回头叫你知道我们的厉害。

(武宏坐下，向袁行健。)

武宏 (白) 小子呢，你看怎么样?

(袁行健气愤。)

袁行健 (白) 请问大人：这“公堂平似水”?

谢瑶环 (白) “王法大如天”!

袁行健 (白) 既是王法如天，哪有原告下跪，被告高坐堂上之理?

谢瑶环 (白) 你们谁是原告?

武宏 (白) 我是原告。

袁行健 (白) 我是原告。

谢瑶环 (白) 武公子既是原告，你告他什么呢?

武宏 (白) 我告这小子辱骂朝廷大臣公子，简直要造反了。

谢瑶环 (白) 他是怎样辱骂公子的呢?

武宏 (白) 这个——他说——他说——

袁行健 (白) 我说：他既是朝廷大臣之子，就该知法度、明礼义，怎么倚仗父势，横行三吴，调戏民女，败坏风俗，损害朝廷威信?

谢瑶环 (白) 他可是这么说的么?

武宏 (白) 唔，倒还差不离。

谢瑶环 (白) 这样说来，阮华也不过辞严义正，规劝于你，怎说是“辱骂朝廷大臣公子”?他既然看重朝廷的法度、威信，怎说是要造反呢?

阮华起来讲话。

袁行健 (白) 谢大人。

(袁行健起立。)

谢瑶环 (白) 阮华，你既也是原告，你告武公子什么？就是强抢民女一款么?

袁行健 (白) 大人容禀，武公子强抢民女，已干法纪；阮华还访得他自到苏州，侵夺农民永业田，达二千余亩，使失地百姓流离道路；他又借口在苏州建造“颂德天枢”，铜铁不足，征用民间农具，害得农民不能耕种，相率逃往太湖；他又与蔡少炳互相勾结，欺压良善，奸占妇女，苏州人有几句话：“武宏似虎，少炳如狼，良民远避，少女逃亡。”他们倚仗父兄势力，无恶不作，苏州百姓有冤难诉，有苦难伸，望大人详查明断。

谢瑶环 (白) 阮华，你告武公子各款，情节重大，如有虚言，定予重究。

武存厚 (白) 是啊，所告之事若无实据，岂能容得?

袁行健 (白) 阮华所告之事句句实情，三吴百姓都可作证。

谢瑶环 (白) 武公子、蔡少炳，你们有什么说的？

武宏 (白) 这小子一派胡言，谢巡按对付这些刁民，就得拿出点威风杀气，别跟他们啰嗦，你越跟他们啰嗦，他们胆子越大了，就越加无法无天了。

袁行健 (白) 呸！无法无天的正是武公子自己。

谢瑶环 (白) 唔！武公子，这阮华告你府侵占农民永业田二千余亩，可有此事？

武宏 (白) 唔，事情是有的，可都是咱们家买来的。

王椒 (白) 是啊，是咱们家买来的。

谢瑶环 (白) 这百姓的永业田不是不准买卖的么？

武宏 (白) 瞧你多不懂市面，现在买卖的可多着哩。

蔡少炳 (白) 我们家就偏爱买永业田。

谢瑶环 (白) 这二千余亩你花了多少银子？

武宏 (白) 王椒，花了多少？

王椒 (白) 大约花了一二百两吧。

谢瑶环 (白) 一二百两银子就买人家二千余亩永业田么？

蔡少炳 (白) 还有人一个子儿也不要，把田契贴在我们府门口，举家逃走的哩。

谢瑶环 (白) 啊，把田契贴在府门口举家逃走了？

王椒 (白) 是啊。

谢瑶环 (白) 如此说来，他们倒踊跃得很。

武宏 (白) 踊跃是踊跃，只是没人给我种地。

谢瑶环 (白) 哈哈，献地还带种地，倒也想得如意。还有征发铜铁的事呢？

武宏 (白) 我父在洛阳办理“颂德天枢”，征发铜铁几千万斤，我想洛阳该办，苏州为什么不该办呢？

蔡少炳 (白) 我赞助武三哥办理此事，还另有一层用意。

谢瑶环 (白) 有何用意？

武宏 (白) 瞧你这糊涂劲儿，于今江南人心浮动，他们若拿铜铁铸成兵器造反，那还了得！

谢瑶环 (白) 原来如此，倒也想得周到。哈哈，只是民间铜铁无非犁锄、锅瓮；叫民家将犁锄献出，如何耕种？将锅瓮收去，怎样举火？昔日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铸成金人，百姓们却揭竿而起，难道公子不知么？

武宏 (白) 这——

蔡少炳 (白) 咱们有威风杀气，怕什么揭竿而起。

谢瑶环 (白) 哈哈，你们就不知道百姓们也有威风杀气么？还有萧慧娘一款呢？

武宏 (白) 这萧慧娘是我们家新买的丫头。

谢瑶环 (白) 唔，岂不知本朝法律不许买良家女子为奴作婢么？

武宏 (白) 这——可是……

王椒 (白) 可是这丫头不是“逼买”来的呀，是她们家自愿的。

谢瑶环 (白) 传萧郑氏母女！

苏鸾仙 (白) 传萧郑氏母女上堂！

(衙役引萧母、萧慧娘同上。萧母、萧慧娘同跪。)

萧母、  
萧慧娘 (同白) 叩见大人。

谢瑶环 (白) 萧郑氏，可是你因家道贫寒自愿将闺女卖与武府的么？

萧母 (白) 哎呀，大人哪！我家虽然清苦，先夫萧泰，安贫乐道，名满一乡，民妇怎肯把女儿卖与武府为奴作婢？况且先夫在世，已将小女许配龙象乾为妻，这武宏分明是血口喷人。

王椒 (白) 你这老棒子怎么不认账了？

萧母 (白) 王椒你这贼，你倚仗武府势力，连我家几亩薄田也划在御花园境内，不肯放过，如今强抢我女，还逼我说是自愿。

王椒 (白) 谁人逼你，有何为证？

萧母 (白) 我这满身伤痕就是证据，王椒，贼！

(唱) 薄田几亩也遭吞并，  
抢夺民妻太不仁！  
武家势大谁敢问，

还望大人把冤伸。

(谢瑶环目视武宏。)

谢瑶环 (白) 撤座!

(衙役撤座。)

谢瑶环 (白) 萧郑氏, 你说你女自幼许给龙秀才, 于今游学未归, 有何作证?

武宏 (白) 得了吧, 谢巡按, 你怎么老相信这些刁民? 她哪有什么聋秀才哑秀才的? 她的丈夫就是我。

武存厚 (白) 公子, 你.....

萧慧娘 (白) 呸!

(唱) 象乾夫读书衡山上,

他的才名甲一方。

谁认识你这狐狗党,

敢将言语辱姑娘!

龙象乾 (内白) 冤枉!

谢瑶环 (白) 何人喊冤?

衙役 (同白) 龙象乾喊冤。

谢瑶环 (白) 传龙象乾!

武存厚 (白) 传龙象乾!

(衙役引龙象乾同上。龙象乾长揖。)

龙象乾 (白) 叩见大人。

谢瑶环 (白) 龙象乾, 萧郑氏说她丈夫萧泰曾以慧娘许配足下, 可有此事?

龙象乾 (白) 学生蒙萧老先生许婚之后, 往衡山李味道那里读书三年, 今日才得回来。现有先岳许婚书札, 大人请看。

(谢瑶环接书看。)

谢瑶环 (白) 唔, 这就是了。

武公子, 看将起来, 你霸占百姓田产, 强逼有夫之妇, 为奴作婢, 是确凿有据的了。王法条条岂能宽恕! 念你乃朝廷大臣公子, 依本院相劝, 就和解了吧。

武宏 (白) 哈哈, 你是说怎样和解呢, 我的巡按大人?

谢瑶环 (白) 萧慧娘母女释送回家。

武宏 (白) 哈哈。

谢瑶环 (白) 阮华见义勇为, 无罪开释。

武宏 (白) 哈哈。

谢瑶环 (白) 刁奴王椒胡作非为, 诱引主人抢劫良家女子, 收监严办。

武宏 (白) 哈哈。

谢瑶环 (白) 武公子与蔡少炳行为不检, 败坏国家法纪, 损害当朝大臣令誉, 依本院相劝, 从今以后, 退出霸占的庄田、民屋, 闭门思过, 发愤读书, 不许再出来滋事。

武宏 (白) 哈哈哈哈哈, 我说你这位巡按大人, 竟然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武存厚 (白) 三公子!

蔡少炳 (白) 武三哥, 你问他当的是谁家巡按吧!

武宏 (白) 对, 谢仲举, 我且问你, 你当的是谁家巡按呢?

谢瑶环 (白) 本院当的是朝廷的巡按。

蔡少炳 (白) 这朝廷又是谁家的呢?

武宏 (白) 对, 你既做的俺武家的官, 就该替俺武家办事。怎么吃里扒外, 帮助起刁民来了?

武存厚 (白) 三公子, 你.....

谢瑶环 (白) 武宏大胆! 本院奉制巡按江南, 上为朝廷办事, 下与百姓分忧。你倚仗父势, 欺压百姓, 本院不但耳闻, 也曾目睹! 看在你父份上, 对你优容再三, 你不知悔改, 竟如此刁顽放肆, 如何容得!

武宏 (白) 你容不得, 又能把大爷们怎么样呢?

蔡少炳 (白) 三哥, 咱们瞧瞧他能把咱们朝廷大臣公子怎么办吧。

武宏 (白) 谢仲举, 料不过小小巡按, 能起多大风浪? 你敢动你三公子一根毫毛吗? 哈哈!

谢瑶环 (白) 你们休得猖狂, 岂不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武宏 (白) 哈哈，瞧你多天真。

蔡少炳 (白) 武大哥，别啰嗦了，这衙门不替咱们办事，咱们毁了它吧。

武宏 (白) 对，去你的吧！

(武宏推翻公案。)

武宏 (笑) 哈哈。

(家丁一拥而上。蔡少炳欲抢印盒。)

蔡少炳 (白) 抢！

(苏鸾仙急护印、剑，侍卫挡住家丁，袁行健护谢瑶环。谢瑶环大怒。)

谢瑶环 (白) 哇！

(唱) 两贼竟敢闹察院，  
怪不得众百姓受尔的熬煎。  
俺今日誓把豪强剪！

(白) 来，将武宏、蔡少炳剪绑了！

衙役 (同白) 喳！

(衙役同绑武宏、蔡少炳。)

谢瑶环 (唱) 武、蔡两贼听我言：  
出京时圣上谕本院，  
先斩后奏法度严。  
侵夺民田害良善，  
公子王孙也不宥宽。  
你们劣迹如山人共见，  
大闹察院罪通天。  
蔡少炳先试尚方剑！

(白) 斩！

刽子手 (同白) 喳！

(刽子手推蔡少炳同下。鼓声。刽子手同上，呈血刀。)

刽子手 (同白) 蔡少炳斩讫。

谢瑶环 (白) 刀斧手！

(唱) 将武宏的首级也挂衙前！

(白) 斩！

(武宏发抖。刽子手欲推武宏下。)

武宏 (白) 哎呀，谢大人饶命哪！谢大人饶命哪！

谢瑶环 (白) 你罪恶如山，早在不赦。于今竟敢辱骂钦差，捣毁公堂，形同反叛，怎能饶你！

武宏 (白) 谢大人，念及与我父同殿为臣，饶了武宏这一遭，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武存厚 (白) 大人，武公子既然认罪，求大人网开一面。

谢瑶环 (白) 也罢，看在武大人讲情和梁王金面，饶你一命。死罪已免，活罪难逃。  
来，抓下去重责四十！

(刽子手同退。衙役同吆喝，推武宏同下杖责，扶上。武宏跪。)

武宏 (白) 多谢大人的教训。

谢瑶环 (白) 武宏，你真愿改恶迁善吗？

武宏 (白) 真愿改过，哪有假意。

(谢瑶环向武宏。)

谢瑶环 (白) 武大人！

武存厚 (白) 卑职在。

谢瑶环 (白) 武宏着其回家思过。两家侵夺的田产，就请武大人经手，发还百姓。刁奴王椒押入苏州府狱，也由武大人审断。

武存厚 (白) 卑职遵命。

(武存厚领武宏、家丁同下。)

谢瑶环 (白) 萧郑氏母女，龙象乾！

萧母、  
萧慧娘、  
龙象乾 (同白) 大人！

谢瑶环 (白) 萧夫人威武不屈，极为可佩。龙象乾与慧娘贞定勇毅，本院做主，赠银百两，归家完婚去吧。

萧母、  
萧慧娘、  
龙象乾 (同白) 谢大人玉成。  
萧慧娘 (白) 伍员庙内还承阮华义士相救，我夫妻感激不尽。  
(萧慧娘展拜。袁行健还礼。)

袁行健 (白) 缓急相助乃男子份内之事，两位多礼了。  
萧慧娘 (唱) 多亏恩相除民害，  
龙象乾 (唱) 鬼蜮难逃明镜台。  
萧母 (唱) 朝着大人深深拜，  
萧慧娘 (唱) 连理新枝感培栽。  
(谢瑶环点头，扬手。)

谢瑶环 (白) 你们回去吧。  
(萧母、龙象乾、萧慧娘同下。袁行健向谢瑶环一揖。)

袁行健 (白) 啊，大人，此案经大人明断，三吴百姓，举手称庆。俺告辞了。  
谢瑶环 (白) 且慢，本院还有话叙谈。  
来，将阮华义士请到书房。

侍从 (白) 是。  
阮义士随我来。  
(侍从引袁行健同下。)

谢瑶环 (白) 鸾仙。  
苏鸾仙 (白) 在。  
谢瑶环 (白) 料武宏必然驰报他父，淆乱圣听。你速将此案办理经过，写成密奏，派六百里快马，星夜送往神都。密奏写成，交我一阅。  
苏鸾仙 (白) 遵命。  
(谢瑶环、苏鸾仙同下。)

## 【第六场】

(察院书房。袁行健久等不耐。)

袁行健 (唱) 好一个谢大人英明谳练，  
他好似伍员庙排难的少年。  
但不知他留我是何主见？  
(谢瑶环便服、苏鸾仙同上。谢瑶环笑对袁行健。)

谢瑶环 (唱) 在书房劳久候有慢高贤。  
(谢瑶环一揖。)

袁行健 (白) 好说了。大人相留，不知有何见谕？  
谢瑶环 (白) 义士豪侠尚义，仪表非凡。但不知仙乡何处，因何至此？  
袁行健 (白) 小生阮华，系弘农人氏。早失父母，孑然一身。来到三吴访友不遇，偶游伍员庙，抱打不平，不想却与大人相遇。

苏鸾仙 (白) 怎么，你看得出在伍员庙的是我们大人吗？  
袁行健 (白) 大人丰采照人，怎么看不出。  
谢瑶环 (白) 哈哈哈哈哈。阮义士所读何书，所执何业呢？  
袁行健 (白) 自幼学书学剑，关心天下利病，也想安边报国，不负平生。只是自从家父死后，就浪迹天涯，百无成就，愧对先人了。  
(袁行健落泪。)

谢瑶环 (白) 方今圣主当朝，破格用人。足下前程远大，何必伤感？  
袁行健 (白) 多谢大人奖励。于今虽则圣主当朝，但权贵专横，侵夺百姓；酷吏肆虐，志士寒心。因此阮华宁愿漂零湖海，无心用世。

谢瑶环 (白) 这就不对了。仁兄既然嫉恶如仇，爱民如伤，怎么不出来辅佐圣上，措天下如泰山之安，却忍心让权臣、酷吏、豪门竖子，鱼肉百姓呢？  
袁行健 (白) 这——

谢瑶环 (白) 仁兄豪杰之士，我相见恨晚。有心与仁兄八拜订交，不知意下如何？  
袁行健 (白) 大人官高位显，阮华怎敢高攀？  
苏鸾仙 (白) 得了，什么高攀低就的？你们二人年龄品貌十分相当，志趣又这样投合，就结拜了吧。我预备香案去。

(苏鸾仙下。)

谢瑶环 (白) 是啊，你我一见如故，愿结金兰之好。只怕仁兄见弃吧。  
袁行健 (白) 岂敢。大人如此见爱，阮华敢不依从？只是我乃朝廷要犯，万一连累大人，如何使得？

(谢瑶环惊。)

谢瑶环 (白) 此话从何说起？  
袁行健 (白) 小弟原名袁行健，家父袁乐山，官任滁州长史，为人梗直仗义，得罪权贵，被周兴扳扯在谋反案内，斩首神都。小弟闻讯之下，痛不欲生，改名阮华，离家远走。去年周兴与丘神勣通谋，被贬岭南。小弟追到岭南道上，才报了父仇。官司至今海捕刺杀周兴人犯，万一有事，岂不连累大人？

谢瑶环 (白) 原来如此。周兴陷害无辜，天怒人怨。仁兄手刃此贼，不止报了父仇，也雪了民愤，何罪之有？虽有海捕之书，并无仁兄名字，惧它何来？

(苏鸾仙取香炉上。)

苏鸾仙 (白) 好咧，你们快拜了吧。  
谢瑶环 (白) 小弟二十二岁，不知仁兄贵庚几何？  
袁行健 (白) 小弟痴长两岁。  
谢瑶环 (白) 如此大哥请上，受我一拜，  
苏鸾仙 (白) 不，我看还是同拜了吧。  
谢瑶环 (白) 请。  
(唱) 金兰契合真无价，  
袁行健 (唱) 肝胆相投便一家。  
谢瑶环 (唱) 生死祸福不相舍，  
苏鸾仙 (唱) 好似徐淑遇秦嘉。

(谢瑶环笑对苏鸾仙。)

谢瑶环 (白) 你说错了。  
(唱) 好一似子期遇伯牙。  
苏鸾仙 (白) 哈哈，是我错了。备得有酒，给我哥儿俩道喜。  
谢瑶环 (白) 如此，大哥请。  
袁行健 (白) 大人请。  
谢瑶环 (白) 嗯——  
袁行健 (白) 贤弟请。

(谢瑶环挽袁行健。)

谢瑶环 (白) 大哥随小弟来呀。哈哈哈哈哈！

(谢瑶环、袁行健、苏鸾仙同下。)

## 【第七场】

(蔡少彪、周亮、家人拥武宏同上。周亮碰武宏痛处，武宏护痛。)

武宏 (白) 哎呦呦。  
周亮 (白) 三哥，怎么这谢巡按当真把你打成这样儿了？  
武宏 (白) 老弟啊！  
(唱) 提起那谢仲举叫人痛恨，  
四十板打得我鲜血淋淋。  
蔡少彪 (白) 咳，这四十棍还是便宜的呢。  
(唱) 最可叹我兄长娇惯成性，  
一霎时大炮响斩首辕门。  
周亮 (白) 谢仲举这小子竟敢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罢了不成。  
武宏 (白) 是啊，这小子还限期叫我们把侵占的田地、房屋退还给原主。这样一来，那些穷百姓更要嚣张起来了，咱们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蔡少彪 (白) 可不是，这比杀人还厉害，咱们若是让一步就什么全完了。  
 周亮 (白) 可是，这小子来头还不小，圣上还赐给他尚方剑。  
 武宏 (白) 那天在伍员庙的就是他，看起来他是存心来跟咱们作对的。  
 蔡少彪 (白) 可是大不了一个年轻的御史台，还拗得过王爷和来中丞吗？我们仔细打听这小子的行举动静，把他在苏州欺压咱们的情形告诉王爷和来大人，准不会跟他善罢甘休的。我已经派人送信给来大人去了。  
 周亮 (白) 对，一定得想法干掉这小子。  
 武宏 (白) 今晚请你们来正为此事，我想联名告他一状。  
 周亮 (白) 告他什么呢？  
 武宏 (白) 就告他私通太湖匪寇。  
 蔡少彪 (白) 这好极了。那天在庙里打你们的那小子据说被谢仲举给收留在衙门里了。就说他是湖匪。  
 武宏 (白) 愚兄也正是此意，状子写好了，你们大家签个名儿吧。  
 蔡少彪 (白) 这是我们死活关头，谁不签名的谁是孬种。  
 周亮 (白) 对。签吧。  
 (暗。)

## 【第八场】

(袁行健上。)

袁行健 (念) 信步来池馆，将心托月明。  
 (白) 那日斩了蔡少炳，杖责了武宏之后，谢大人将我邀至书房，畅谈半日，各恨相见之晚，我二人结为金兰之好，情同骨肉。是我欲往太湖访友，几次辞行，贤弟不允。今夜月明如水，信步至此，才知察院内竟有这样的佳境哪！  
 (唱)

幽池高柳茶蘼架，  
 几处芳菲桃李花。  
 银河倒泻，楼台如画，  
 灯光隐隐透窗纱。  
 耳边厢又听得有人说话，  
 鸾仙带路。

谢瑶环 (内白)

苏鸾仙 (白) 姐姐，这儿来呀。

(袁行健惊。)

袁行健 (白) 呀！  
 (唱) 这声音好似女儿家。  
 (白) 且住，贤弟说他不曾娶妻，察院后园何来女子的声音？夜静多有不便。俺且在假山石后暂避一时。

(袁行健藏入假山后。谢瑶环、苏鸾仙女装同上。)

谢瑶环 (唱) 到任来秉圣命把豪强严办，  
 一霎时正气升春满江南。  
 袁仁兄疾恶如仇有识有胆，  
 既孝义又豪侠他是个盖世的奇男！  
 公务毕换罗衣园中消散，  
 一阵阵桃李花飘满池潭。  
 对明月蹙蛾眉数声长叹，  
 这乱愁千万端却与谁谈？

苏鸾仙 (白) 哟，姐姐，我说你怎么这样见外啊？

谢瑶环 (白) 你我姐妹多年相处，于今又同到江南，怎说“见外”二字？

苏鸾仙 (白) 既然不见外，你心里有事就该跟小妹我商量才是，怎么说“这乱愁千万端却与谁谈”呢？

(谢瑶环笑。)

谢瑶环 (白) 我是随便说说罢了，心里倒没有什么愁的。

苏鸾仙 (白) 你这是真话？

谢瑶环 (白) 难道骗你不成！

苏鸾仙 (白) 你不是骗我，是骗你自己，我倒真替你发愁哩，我的巡按大人！

谢瑶环 (白) 你替我愁些什么？这一？

苏鸾仙 (白) 第一，圣上命你抚慰太湖百姓，你来此半月，一筹未展，看你怎样回复圣命？

谢瑶环 (白) 苏州府尹武存厚，虽是武梁王的侄儿，倒也干练。我已经派他到太湖去了。只要我们把豪门侵占的田地认真发还，百姓们自然会回来的。这第二呢？

苏鸾仙 (白) 第二，你那日打了武宏，杀了蔡少炳，虽然是大快人心，可是武三思势压群僚，来俊臣罗织起家，哪有个善罢甘休的？虽则你已经有密奏去了，梁王到底是陛下的侄儿，来俊臣也正受重用，手臂怎么粗得过大腿呢？这几日小妹叫人打听武宏的动静，因为你催着要把侵占去的田地交还给百姓，本城豪门勋戚哪一家不害一样的病？他们联成一气，正要向朝廷告你哩。

谢瑶环 (白) 凭他们告吧。为姐奉旨之时，早知道这是一场恶战。所恃者圣上英明，既蒙恩外调，必是望为姐有一番作为，为姐也身许国家，这生死祸福早置之度外了。

(唱) 自奉圣命斗豪强，  
早把江南作战场。  
生死祸福全不想，  
一片丹心报君王。

苏鸾仙 (白) 姐姐，小妹深知你是个有心胸的人，我一定帮你打好这场恶战。

谢瑶环 (白) 真是没有妹妹你这个帮手，为姐还不敢来呢。你这第三？

苏鸾仙 (白) 这第三么？你来，我告诉你。

(苏鸾仙耳语。)

谢瑶环 (白) 听不真，夜深人静，怕什么，说吧。

(苏鸾仙笑。)

苏鸾仙 (白) 我说了。

(唱) 袁先生英雄世无两，  
襟怀落落貌堂堂。  
他与姐性情恰相仿，  
可算得天生一对地长一双。  
你迟迟不敢明言讲，  
这“盟弟兄”怎好配鸳鸯？  
你趁着月儿皎洁花儿放，  
快把真情告袁郎。

谢瑶环 (白) 妹妹呀！

(唱) 羞答答怎好明言讲，  
哪有个巡按嫁才郎？  
况有宫规难违抗，  
嫔妃下嫁要犯律章。

苏鸾仙 (白) 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若回到洛阳，宫禁森严，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再说，于今武家当政，武承嗣、武三思出入宫闱，难道你将来跟他们鬼混不成？

谢瑶环 (白) 这——贤妹说得有理。只是刚才说过，为姐以身许国，誓与奸邪苦战；若与袁郎亲好，必然惹出是非，反与大事不利。为姐仔细思量，这儿女恩情，只好搁下不提了。

苏鸾仙 (白) 姐姐虽是考虑周详，只是我们两个女人到底势力孤单，袁先生才兼文武，交游甚广。又熟悉民间疾苦，你们若配在一块儿，锄强除暴、救国安民，办法就更多了。

谢瑶环 (白) 我与袁郎八拜订交，也可以得他的臂助。

苏鸾仙 (白) “八拜订交”怎及得“百年偕老”啊？袁先生不是几次要走吗？他有他的事，怎么能老跟着你？你不抓住机会，只怕就来不及了。

谢瑶环 (白) 只是——

苏鸾仙 (白) 只是什么？此事除小妹以外，不会让别人知道，您还有什么忧虑的？

谢瑶环 (白) 只是为姐今天处境，四面受敌，万一有事，刀锯鼎镬我自当之，连累袁郎，那还了得？

苏鸾仙 (白) 这——



(袁行健从假山后走出，拱手。)

袁行健 (白) 贤弟！愚兄与你情同骨肉，生死与共，祸福同当，贤弟就不必忧虑了。

(谢瑶环、苏鸾仙同惊。)

谢瑶环 (白) 怎么，仁兄你、你、你在这里！

袁行健 (白) 信步来到后园，不想贤弟到此，冒昧之罪，贤弟见谅。

(袁行健一礼。)

苏鸾仙 (白) 刚才我们的话，您都听见了？

袁行健 (白) 都听见了。贤弟一片忠爱之心，令人感动。

苏鸾仙 (白) 我姐姐要嫁给您，您也听见了？您愿意吗？

袁行健 (白) 行健孤剑飘零，若得侍贤弟妆台，毕生大幸，只恐孤鸿野鹤，难配娇鸾。

苏鸾仙 (白) 得了，别酸不溜丢的了。今晚月圆花好，鸾仙为媒，你们就拜见了把。

(苏鸾仙拉谢瑶环。)

苏鸾仙 (白) 姐，拜呀！

谢瑶环 (白) 这——

(苏鸾仙望。)

苏鸾仙 (白) 对，我倒懵懂一时了，也该让你们俩先谈谈哪。好，我给你们预备香案去，有一会儿哩。

(苏鸾仙笑，下。谢瑶环、袁行健相望无语，谢瑶环含羞低头。)

袁行健 (白) 方才贤弟说，刀锯鼎镬愿意独自担当，不肯连累于我，如此深情，叫怀靖怎能不为贤弟效死。

(谢瑶环急捂袁行健嘴。)

谢瑶环 (白) 谁要你死？

(谢瑶环低声。)

谢瑶环 (白) 只知你名行健，怎么又叫怀靖呢？

袁行健 (白) 愚兄自幼慕李药师为人，所以取名怀靖，后来，爹爹一死，无心用世，才改名行健。

谢瑶环 (白) 原来如此。

(谢瑶环笑。)

谢瑶环 (白) 仁兄以李药师自许，但不知几年来奔走风尘，也曾遇见红拂无有？

袁行健 (白) 以前虽也得遇美人青眼，只是流浪之身，大仇未报，愚兄都错过的了。

谢瑶环 (白) 于今呢？

袁行健 (白) 于今得遇贤弟，我是再也不肯错过的了。

(袁行健拉谢瑶环手。)

谢瑶环 (白)  
(唱) 袁郎啊！  
谢瑶环深宫九年整，  
只道是青锁红墙葬此身。  
都只为太湖之事有争论，  
圣上命我到吴门。  
乔装男子访民隐，  
伍员庙内得遇郎君。  
我敬你器宇轩昂貌英挺，  
敢为百姓打不平。  
我与你八拜把金兰订，  
胜似同胞共母生。  
今夜晚云鬟绣袂穿芳径，  
姊妹们月下诉衷情。  
谈到与袁郎偕秦晋，  
万不料细语缠绵被你闻。  
这也是姻缘前生定，  
袁郎啊，  
莫负今宵海山盟。

袁行健 (唱) 今宵喜坏袁怀靖，  
红拂如何比得卿？

(谢瑶环、袁行健相抱。苏鸾仙取香炉上，笑。)

苏鸾仙 (白) 姐，你们谈好了？香炉来了，快拜了吧。

(谢瑶环、袁行健同下拜。)

谢瑶环 (唱) 与袁郎同拜在花前月下，  
指牛女证鸳盟坚定无涯。

袁行健 (唱) 与贤弟全不是等闲婚嫁，  
同生死共患难报效邦家。

苏鸾仙 (唱) 女巡按嫁盟兄千古佳话，  
我早说似徐淑巧遇秦嘉。

(更鼓声。)

苏鸾仙 (白) 姐，袁姐夫，春宵无价，你们到上房安歇了吧。

(谢瑶环羞。)

谢瑶环 (白) 官人请。

袁行健 (白) 贤弟请。

苏鸾仙 (白) 瞧你。

袁行健 (白) 娘子请，哈哈。

(谢瑶环、袁行健、苏鸾仙同下。)

### 【第九场】

(武三思、来俊臣同上。)

武三思 (唱) 谢仲举奉旨去苏州，

来俊臣 (唱) 竟与当朝作对头。

武三思 (唱) 土地追还千百亩，

来俊臣 (唱) 打武宏、斩少炳，结下了血海深仇！

武三思 (白) 那谢仲举领凭出京，本爵曾叮嘱她照顾我儿，谁知竟因他们闹了公堂，打了我儿，斩了你弟，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来俊臣 (白) 闻得谢仲举派人去至太湖，何不告她通敌谋反？

武三思 (白) 本爵也曾奏过，姑皇只说“待朕思之”，不加处断，也是枉然。

(来俊臣想。)

来俊臣 (白) 小官倒有一条偷天换日之计。

武三思 (白) 何为偷天换日之计？

来俊臣 (白) 何不将“待朕思之”改为“代朕诛之”。小官与王爷即日去至江南，矫旨拿问谢仲举，严刑之下，哪怕她不招认谋反。只要有了口供，就算大功一件。

武三思 (白) 倘若姑皇责我擅改口谕呢？

来俊臣 (白) 谋反事大，改谕事小，料圣上决不见责。

武三思 (白) 你料得就么？

来俊臣 (白) 小官也曾这样杀过许多元勋上将，圣上不曾见责，何况一个小小的巡按？

武三思 (白) 如此就依来大人。所幸本爵曾请得圣命督造江南行宫，于今就以督工为名，率领一哨禁军即日南下。来大人也请假同行，由本爵批准，有何不可！

来俊臣 (白) 王爷也该留一密奏。

武三思 (白) 那是自然。

(唱) 一条妙计安排就，

来俊臣 (白) 谢仲举啊，小畜牲！

(唱) 管叫你人头挂虎丘。

武三思 (白) 挂虎丘！

来俊臣 (白) 挂虎丘！

(笑) 啊哈哈！

(武三思、来俊臣同下。)

### 【第十场】

(太监、宫女引武则天同上。)

武则天 (唱) 谢瑶环抚江南锄奸救苦，  
却为何数月间谤满神都？  
莫非她结太湖心肠反复？  
辜负了朕委托其罪当诛！

(太监上。)

太监 (白) 启奏万岁：正谏补缺拾遗官报道，苏州有一秀才名叫龙象乾，千里徒步来京告密，现在宫门外候旨。

武则天 (白) 此人来京，定与谢瑶环一案有关，宣他到便殿面奏。

太监 (白) 是。  
圣上有旨，宣龙象乾便殿面奏啊。

龙象乾 (内白)  
(太监引龙象乾同上。)

龙象乾 (唱) 只为忠良遭陷害，  
布衣粗服舞金阶。

(白) 小臣龙象乾见驾，愿主万岁！

武则天 (白) 平身。朕降有旨意，凡来告密者赏予五品官待遇。州县供给舆马，你为何布衣粗服，徒步进京呢？

龙象乾 (白) 小臣密本牵涉两位朝廷大臣，他们势力浩大，耳目甚多，犹恐中途有变，因此，小臣才不要舆马官服，徒步而来。

武则天 (白) 原来如此。你且说牵涉哪两位朝廷大臣呢？

龙象乾 (白) 一位是梁王武三思，一位是御史中丞来俊臣。

武则天 (白) 唔，果然势力不小，只是他二人身在洛阳，与苏州何干呢？

龙象乾 (白) 这两位大人在苏州都有庄园，他们的子弟倚恃豪强，侵夺民田，霸占民女，胡作非为，民怨沸腾。新到巡按谢仲举大人执法无私，打了武宏，杀了蔡少炳，三吴人心大快。不料因此得罪权贵，闻得梁王武三思、御史中丞来俊臣等奏谢大人谋反。万一忠良被害，三吴百姓将重陷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小臣不顾千里之遥，风霜之苦，奔到神都面见圣驾，替百姓诉苦，替谢大人伸冤。

武则天 (白) 龙象乾，你的妻子可是叫萧慧娘的么？

龙象乾 (白) 正是，小臣妻子蒙谢大人搭救，还赠小臣纹银百两，才得完成花烛。

(武则天怒。)

武则天 (白) 唔！谢仲举也曾密奏此事，你为了报谢仲举的私恩，竟敢擅告朝中大臣，该当何罪！

龙象乾 (白)  
(唱) 陛下呀！  
小民我怎敢擅告大臣？  
皆因是三吴百姓火热又水深。  
谢大人年轻富血性，  
体陛下天地父母心。  
力惩贪婪制兼并，  
何止是象乾夫妇感私恩？  
陛下若把谗言听，  
自摧梁栋坏长城。  
众百姓都愿拿身家性命，  
担保忠良谢大人。  
万语千言说不尽，  
一封血表万民心，呈上当今！

武则天 (白) 将血表展开！  
(太监持血表呈武则天，武则天看。)

武则天 (白)  
(唱) 哎呀！  
阅过了表章心大惊，  
字字行行是血泪痕。

(白) 传御史徐有功上殿。

太监 (白) 圣上有旨：左台殿中侍御史徐有功上殿。

徐有功 (内白) 领旨。

(徐有功上, 跪。)

徐有功 (白) 老臣徐有功见驾, 愿主万岁。

武则天 (白) 平身, 赐座,

徐有功 (白) 谢座, 宣老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武则天 (白) 龙象乾由苏州捧来血表, 保谢仲举不反, 涉及武三思、来俊臣等, 贤卿一观。

(徐有功接表匆匆看, 交还。)

徐有功 (白) 老臣处也收得许多词状, 与此事有关, 正要启奏陛下。

武则天 (白) 宣梁王武三思上殿!

徐有功 (白) 且慢, 梁王与来俊臣奉旨到江南惩办谢仲举去了, 陛下怎么又要宣他呢?

武则天 (白) 三思只说他要到江南督造行宫, 却不曾说要惩办谢仲举啊?

徐有功 (白) 梁王说, 奉陛下口谕“代朕诛之”, 故此与来俊臣同去苏州捉拿谢仲举去了。

武则天 (白) 竟敢曲解朕意。这还了得! 他们走了几日了?

徐有功 (白) 走了一日了。

武则天 (白) 徐卿传旨: 命卿与狄致远保驾, 即日密幸江南, 龙象乾赏五品服色, 随驾前往。

徐有功 (白) 领旨。

(众人同下。)

## 【第十一场】

(谢瑶环、袁行健同上。)

谢瑶环 (唱) 且喜得结同心百般恩爱,

袁行健 (唱) 敛豪情学张敞巧画蛾眉。

(谢瑶环、袁行健同坐, 苏鸾仙急上。)

苏鸾仙 (白) 姐姐, 武太守从太湖回来, 要见你呢。

谢瑶环 (白) 说我有请。

(袁行健起身。)

袁行健 (白) 我回避了。

谢瑶环 (白) 在座不妨。

苏鸾仙 (白) 有请武太守。

(武存厚上, 入见, 行礼。)

武存厚 (白) 卑职叩见大人。

谢瑶环 (白) 武大人辛苦了, 请坐。

武存厚 (白) 谢座。

谢瑶环 (白) 太湖之事, 可有眉目否?

武存厚 (白) 这——

谢瑶环 (白) 此位是敝友阮华, 与本院八拜结交, 但说不妨。

武存厚 (白) 卑职奉大人之命, 见了李得才、王阿锡等, 知道大人打了武宏, 斩了蔡少炳, 都有昭苏之望。

谢瑶环 (白) 唔, 这就好了。

武存厚 (白) 大人执法如山, 万民称快, 只是与豪门酷吏冤仇结得更深了!

谢瑶环 (白) 有道是“箭在弦上, 不能不发”, 本院也顾不得许多了。为今之计, 应当及早安定太湖, 使百姓归农。梁王统兵南下之说, 本院当上本力争, 务求贯彻朝廷原议, 太湖若定, 梁王也无词可借了。

武存厚 (白) 是是。

谢瑶环 (白) 于今正是春耕时节, 本院已命将各家侵占田亩, 次第归还, 又命人将武宏征去的大批铜铁, 打造农具, 发还百姓。就烦武大人再去太湖, 劝他们速速归家耕种要紧。

武存厚 (白) 大人英明果断, 真乃社稷之臣, 只是太湖豪杰, 疑虑尚多, 烦得一位大人的亲信同去才好。

谢瑶环 (白) 阮义士与李得才有一面之交, 又是本院至友, 就请他同去如何?

袁行健 (白) 这——

(谢瑶环含笑。)

谢瑶环 (白) 江南百姓安危, 在此一举, 仁兄千万不要推辞。

(袁行健决然。)

袁行健 (白) 但不知何日动身?

谢瑶环 (白) 即日动身。

武存厚 (白) 如此卑职回衙办理日来公务, 就来迎接袁先生。

谢瑶环 (白) 祝武大人一帆风顺!

武存厚 (白) 请大人但放宽心。

(武存厚恭敬辞下。谢瑶环回头笑对袁行健。)

谢瑶环 (白) 袁郎, 你刚才为何要推辞呢?

袁行健 (白) 太湖之事关系重大, 我怎好推辞? 只是与你新婚燕尔, 未免儿女情长了。

谢瑶环 (白) 为妻自幼深锁宫闱, 自遇袁郎才知唱随之乐。只是巡按江南真乃一场恶战, 为妻既不能对黎民疾苦无动于衷, 也不能与贪污淫暴之徒相安无事。

袁行健 (白) 我知道。

谢瑶环 (白) 到任以来, 秉承圣意, 雷厉风行, 三吴人心大快, 因此不能不结怨豪门、酷吏。我夫妻今日真好比燕巢危幕之上。但一人祸福事小, 百姓的安危事大。此次与武太守前去太湖, 若劝得他们回家耕种, 消大祸于无形, 袁郎你的功劳不小。

袁行健 (白) 倘若武三思果真带兵南下, 征剿太湖, 我们岂不是欺骗了三吴百姓?

谢瑶环 (白) 他们来了, 太湖的人已经回家, 武三思就扑空了哇。

袁行健 (白) 那武三思、来俊臣等若果真南下, 岂肯空手回去? 必然像丘神勣在博州, 武懿宗在河北, 王弘义在赵、贝, 大批捕杀无辜, 以邀功赏。李得才等岂能幸免?

谢瑶环 (白) 为妻有密本进京, 说安抚太湖已有眉目。另有一信, 托殿中侍御史徐有功徐大人面奏三吴情形, 陛下英明, 或者不致偏听武三思一面之词。

袁行健 (白) 于今朝中与你作对的岂止武三思一人? 有道是: “众口铄金”, 难保圣上不要疑心于你哟。

谢瑶环 (白) 咳, 袁郎啊!

(唱) 忠而见疑古有之,  
美人香草屈原词。  
为妻但作当为事,  
斧钺在前也不皱眉。

(苏鸾仙上。)

苏鸾仙 (白) 姐姐, 武太守派人来接袁姐夫来了。

袁行健 (白) 贤妻珍重, 我太湖去了。

(唱) 但愿此去风波息,  
樵唱渔歌湖水湄。  
辞别贤妻洞庭去,

(袁行健一揖, 向苏鸾仙。)

袁行健 (白) 鸾仙,  
(唱) 托贤妹衙中好护持。

苏鸾仙 (白) 不用拜托了, 袁姐夫您放心吧。

袁行健 (白) 瑶环, 我们仇敌甚多, 凡事务须谨慎。

谢瑶环 (白) 晓得, 袁郎保重, 不要以我为念, 有了结果, 速速回来。

袁行健 (白) 知道, 贤妻保重了!

(袁行健下。马铃声。谢瑶环呆然有顷。)

谢瑶环 (白) 袁郎转来!

苏鸾仙 (白) 姐夫他走远了。

谢瑶环 (白) 喂呀。  
(唱) 自古销魂是别离,  
不知重逢在何时?

(中军急上。)

中军 (白) 启禀大人: 武梁王、来中丞已到苏州, 请大人行馆相见。

谢瑶环 (白) 知道了。说我就到。

(中军下。)

谢瑶环 (白) 鸾仙贤妹。

苏鸾仙 (白) 姐姐。

谢瑶环 (白) 他两人到此哪有好意。为姐昨夜修有本章，就烦贤妹即日捧本进京，面呈圣上，为姐死也甘心。

苏鸾仙 (白) 姐姐。

(谢瑶环、苏鸾仙同抱哭。暗。)

## 【第十二场】

(察院设王座。武三思捧尚方剑、来俊臣同急上。)

武三思 (念) 一怒到苏州，来寻打子仇。旗飞天地暗，令出鬼神愁！

(白) 今日大审谢仲举，缴来圣上所赐尚方宝剑。来大人，您请来上座吧。

来俊臣 (白) 不，还是王爷上座，下官奉陪。

武三思 (白) 来大人累次审决制狱，这谢仲举非别人可比，乃是圣上特点钦差，案情重大，还是借重足下吧。

来俊臣 (白) 如此，小官遵命。

来呀！

侍卫 (同白) 喳！

来俊臣 (白) 将“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猿猴戴冠”、“凤凰展翅”这些刑具都给我搬了上来！

衙役 (同白) 喳！

来俊臣 (白) 带犯官谢仲举！

侍卫 (同白) 带犯官谢仲举！

谢瑶环 (内白) 好奸贼！

(衙役领谢瑶环戴法绳同上。)

谢瑶环 (唱) 忽听得堂上一声喊，  
来了我忠心报国的谢瑶环。  
自从奉旨出官院，  
誓要与三吴的百姓惩贪婪。  
打武宏权贵皆丧胆，  
斩蔡贼酷吏也心寒。  
明知道朝中必结怨，  
只要除万民苦哪顾得一身安！  
狗贼子告我要谋反，  
血口喷人嫁祸端。  
自古道“忠臣不怕死”，  
怕什么“玉女登梯”、“仙人献果”、“凤凰展翅”、“猿猴戴冠”。  
愁只愁江南百姓又要受苦难，  
愁只愁天下纷纷难免战血丹；  
愁只愁袁郎在太湖万顷烟波远，  
夫妻们见面难上难！  
想到此，愁无限，袁郎啊！  
点点珠泪湿衣衫。  
但愿得来生再相见，  
俺与你同心协力挽狂澜。  
硬心肠我把大堂转，

(谢瑶环到大堂。)

谢瑶环 (唱) 他有一言我一语还。

来俊臣 (白) 下面站的可是犯官谢仲举？

谢瑶环 (白) 正是下官。

来俊臣 (白) 你可知罪？

谢瑶环 (白) 下官奉旨巡按江南，事事遵照圣命，不曾有违，实不知罪犯哪条？

来俊臣 (白) 杖责武公子，擅斩蔡少炳，淫刑以逞，还说无罪么？

谢瑶环 (白) 武宏、蔡少炳贪婪淫暴，罪有应得，怎说是“淫刑以逞”？

来俊臣 (白) 岂不知武宏、蔡少炳乃朝中大臣子侄？

谢瑶环 (白)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下官奉圣上口谕“凡有强占民田，鱼肉百姓者，虽豪门贵戚亦不宽贷”，难道武王爷也不知么？

武三思 (白) 谢仲举，你好一张利嘴！本爵访得你窝藏刺客阮华，勾结太湖匪寇，反迹确凿，你还敢强辩么？

谢瑶环 (白) 义士袁行健，因他父被害，改名阮华，浪迹江湖，好打不平。下官敬他为人，与他八拜订交，也曾将此事经过，奏明圣上，怎说是“窝藏刺客”？苏州百姓被豪门权贵侵占田地，无家可归，多逃往太湖。下官体圣上德意，派人到太湖洞庭、马迹诸山，劝百姓回乡耕种，怎说是“勾结湖寇谋反”？

武三思 (白) 你派袁行健到太湖与匪首李得才等勾结，不是谋反，却是什么？

谢瑶环 (白) 袁行健去太湖是苏州太守武存厚领去的。这武太守是武王爷的令侄，他任苏州太守又是武王爷的推荐，难道武太守他也谋反不成？

武三思 (白) 这——

来俊臣 (白) 谢仲举，你罪大恶极，还敢顶撞王爷，不动大刑，料你不招。来，叫她试试老爷的“玉女登梯”！

衙役 (同白) 喳！

谢瑶环 (白) 且慢，本院是圣上亲任钦差，你那些非刑加我不得。

来俊臣 (白) 王爷此次南下，就为的褫夺你巡按御史职务，缴去尚方宝剑。

谢瑶环 (白) 怎不见圣上旨意？

来俊臣 (白) 王爷奉有圣上密谕，哪里容你分辨？来呀，拖下去！

(众衙役拖谢瑶环同下，衙役同上。)

衙役 (同白) 启禀大人：谢大人晕刑。

来俊臣 (白) 将她凉水喷醒！

(众衙役扶谢瑶环同上。)

来俊臣 (白) 谢仲举，快快招认，免得皮肉受苦！

谢瑶环 (白) 来俊臣，贼子！本院巡按江南，不满一月，事事秉承圣上旨意，并无差错，你等欲加之罪也深苦无词。只想“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哪知俺谢仲举偏是个不怕死的，要俺招认谋反，除非是长江倒流，太阳西出！

来俊臣 (白) 你无招？

谢瑶环 (白) 哼！

来俊臣 (白) 谢仲举，本使自奉命理刑以来，多少铮铮铁汉子也逃不出我手，何况是你！

(唱) 张虔勖不服我他公堂血溅，  
泉献诚不招承绞死在御监；  
那周兴见火瓮浑身抖颤，  
狄仁杰也知道狱吏的尊严。  
我劝你早招认“通敌谋反”，  
也免得五刑下皮肉不全。

谢瑶环 (白) 呸！

(唱) 正是你这狗奸贼“通敌谋反”，  
结匪徒诬良善罪恶滔天。  
夺人妻霸人产天怒人怨，  
破人家灭人族冤鬼万千。  
休道你掌刑曹有冲天势焰，  
自有个天开眼灭火消烟。

来俊臣 (唱) 谢仲举骂得我羞怒满面，  
霎时间管叫你肺腑熬煎。

(白) 来呀，将谢仲举绑下去，试试爷的新刑“猿猴戴冠”。

衙役 (同白) 喳……

(衙役同绑谢瑶环。)

谢瑶环 (白) 贼！

(唱) 是真金哪怕你洪炉锻炼，  
谢仲举宁玉碎不求瓦全。  
望洛阳不由我泪落如线，

(白) 太后,陛下,陛下啊!  
 (唱) 您哪知道权奸们把是非倒颠。  
 恨不能回宫中再把理辩,  
 恨不能扫乌云重见青天;  
 恨不能让江南歌声一片,  
 (白) 袁郎哪!  
 (唱) 恨不能太湖上同泛舟船。  
 (白) 罢!  
 (唱) 咬牙关怕什么牛头马面!  
 (白) 走!  
 (谢瑶环欲下。)  
 武三思 (白) 转来。  
 (衙役押谢瑶环同回。)  
 来俊臣 (白) 谢仲举,你小小年纪何必如此执拗?有道是“有情皮肉,无情刑杖”,你若是招了通敌谋反,本使免你一死。  
 谢瑶环 (白) 呸!  
 来俊臣 (唱) 既不招免不得严刑相见,  
 谢瑶环 (白) 贼!  
 (唱) 变厉鬼也要与奸贼们周旋!  
 衙役 (同白) 走!  
 (衙役推谢瑶环同下。行刑吆喝声。衙役急上。)  
 衙役 (白) 启禀大人:谢大人受刑不过,她她她——气绝了。  
 武三思 (白) 哎呀,来大人哪!不得口供,刑死封疆大吏,怎样回复圣上呢?  
 来俊臣 (白) 王爷但放宽心,这口供么是可以制造的呀。小官自理刑以来,犯官无有口供死在刑杖之下的却也不少,圣上也不甚过问。  
 武三思 (白) 如此全仗来大人。  
 侍卫 (内白) 圣驾到了!  
 武三思 (白) 圣驾到了?  
 武则天 (内唱) 轻车简驾幸江南,  
 (武宏急上。)  
 武宏 (白) 爹爹,大事不好,圣驾到了。  
 来俊臣、  
 武三思 (同白) 哎呀,怎么一些儿也不知道啊!  
 (侍卫、宫娥、狄致远、徐有功、龙象乾拥武则天同上。)  
 武则天 (唱) 只为宫人谢瑶环。  
 朕只说凤凰来仪朱雀见,  
 又谁知狼虎混朝班!  
 忠良反被奸臣陷,  
 天下百姓哪得安?  
 巡按署且作行宫院,  
 (来俊臣、武三思同跪。)  
 来俊臣、  
 武三思 (同唱) 接驾来迟圣恩宽。  
 武则天 (白) 起来。  
 来俊臣、  
 武三思 (同白) 谢陛下。  
 (侍卫、宫娥扶同武则天入座。)  
 武则天 (白) 你们的威风煞气不小哇!审问国家封疆大吏,奉的何人旨意?  
 武三思 (白) 侄臣不胜惶恐,前者与来俊臣见驾之时,也曾奏明谢仲举紊乱法纪,图谋不轨之事,奉姑皇口谕:“代朕诛之”,侄臣就与来大人连夜到苏州来了。  
 武则天 (白) 朕只说“待朕思之”,谁叫你们“代朕诛之”?曲解口谕,这还了得?  
 (武三思跪。)  
 武三思 (白) 侄臣一时听误,死罪死罪。



武则天 (白) 那谢仲举呢?  
 武三思 (白) 这——  
 来俊臣 (白) 臣启陛下, 谢仲举自到苏州, 私通叛匪, 窝藏凶犯, 阴谋叛逆, 反迹已被臣等查明, 她她她畏罪自杀了。

武则天 (白) 怎么, 她畏罪自杀了? 不是你们拷问致死的么?  
 武宏 (白) 启奏姑祖母, 谢仲举真是畏罪自杀的。  
 武则天 (白) 他是何人?  
 武三思 (白) 是臣子武宏。  
 武则天 (白) 代你霸占民田, 抢民女为妾的就是他么?  
 武三思 (白) 这——  
 来俊臣 (白) 臣启陛下, 谢仲举确系畏罪自杀的。  
 武则天 (白) 既是她畏罪自杀, 何用这满堂刑具?  
 徐卿, 传刑吏。

徐有功 (白) 刑吏上堂!  
 侍卫 (同白) 刑吏上堂!  
 (行刑吏上, 跪。)

行刑吏 (白) 刑吏参驾。  
 徐有功 (白) 谢大人因何致死, 快快说来!  
 行刑吏 (白) 谢大人“猿猴戴冠”酷刑致死。  
 徐有功 (白) 写下供状。  
 (行刑吏写。)

徐有功 (白) 下去。  
 (行刑吏下。徐有功捧供状。)

徐有功 (白) 谢仲举酷刑致死。  
 武则天 (白) 来俊臣大胆!  
 (唱) 来俊臣说话好大胆,  
 竟敢当面把朕瞞。  
 哪有个畏罪自杀的女巡按?  
 分明是忠爱无双的小瑶环。

(内喧闹声。)

武则天 (唱) 忽听得衙外人声喊,  
 (侍卫急上。)

侍卫 (白) 启陛下: 外面苏州百姓万余人, 头顶香盘, 涌到辕门, 替谢大人喊冤来了。  
 武则天 (白) 狄致远、龙象乾, 你二人到辕门晓谕众百姓, 就说朝廷一定公平审理此案, 叫他们散去。如若不散, 将他们驱走。

狄致远、  
 龙象乾 (同白) 遵旨。  
 (狄致远、龙象乾同下。)

武则天 (唱) 徐有功爱卿听朕宣。  
 徐有功 (白) 臣在。  
 武则天 (唱) 巡按署权作大理院,  
 速审此案莫迟延。

徐有功 (白) 遵旨。  
 升堂!

(牢子手自两边分上。)

徐有功 (白) 带武宏!  
 武宏 (白) 怎么, 叫我?  
 哎呀, 爸爸!

牢子手 (同白) 跪下!  
 徐有功 (白) 武宏! 朝廷访得你侵夺民田二千余亩。并借名在苏州建造颂德天枢, 征发民间铜铁, 影响农事; 又复倚恃豪强, 逼人家妻女为婢作妾; 谢大人再三劝导于你, 你不但听, 反纠合豪门联名诬告谢大人谋反。以上条款, 从实招来!

武宏 (白) 事情是有的, 只求大人看我父面上, 饶了武宏初犯。

徐有功 (白) 既有此事，画供上来。  
(侍卫取供。)

徐有功 (白) 供招在此，陛下明断。  
(武三思跪向武则天。)

武三思 (白) 小儿年幼无知，只求姑皇饶他一条狗命。  
武则天 (白) 哇！你明知朕生平痛恨豪门贵族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你却纵令你子胡作非为，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使三吴百姓积怨朕躬，使兼并侵夺天下成风，动摇国家根本，如何容得！

武三思 (白) 请姑皇念他在苏州修造御花园不无些小功劳，饶了这畜生吧。  
(武三思叩头。)

武则天 (白) 这修建苏州御花园又是谁的旨意呢？分明是你见朕喜爱巡游，以御用为名，初则在嵩山修三阳宫，又在河南寿安建兴泰宫，浪费国库数千万两；于今你又命你子侵占民产建什么御花园，只顾你自己揽权收宠，不顾百姓家破人亡，你、你、你！

(武三思叩头。)

武三思 (白) 侄臣罪该万死，还求陛下宽恩。  
武则天 (白) 徐卿，武宏该处何罪？  
徐有功 (白) 按律当斩！  
武则天 (白) 按律施行。  
徐有功 (白) 遵旨。  
刽子手！

(刽子手自两边分上。)

徐有功 (白) 将武宏拉出，斩！  
武宏 (白) 哎呀，爸爸！  
武三思 (白) 还求陛下天恩，宽恕这个侄孙吧。  
武则天 (白) 岂不知朕对违犯法纪之人，虽亲生之子也不宽贷！  
(刽子手拥武宏同下。起鼓，斩讫。)

武则天 (白) 武三思，念你平日不无些小功劳，免去天官尚书之职，罚俸三月，回都思过去吧！  
(武三思跪。)

武三思 (白) 谢姑皇天恩。  
(武三思下。)

武则天 (白) 委卿审问御史中丞来俊臣！  
徐有功 (白) 带来俊臣！  
(来俊臣股栗，上跪。)

徐有功 (白) 大胆的到来俊臣，陛下命你推讯制狱，你却聚结匪徒，任意构陷善良，被你破产灭族的干有余家，真是脏贿如山，冤魂塞路。你这贼子还倚势贪淫，矫旨诛杀无辜，强娶人家娇妻美妾，动辄逼人致死。谢大人杀了蔡少炳，你怀恨在心，竟敢不待圣命，与武三思私下江南，刑死国家封疆大吏，已经是罪不容诛。离京之前，还查得你诬告皇嗣和卢陵王、太平公主等与南北衙谋反。你的用意无非要动摇朝廷，窥窃国家大柄，极恶大罪，上通于天，圣驾在此，速速招来！  
来俊臣 (白) 徐大人，下官迭审制狱，是一个知道法度的人，岂能作此大逆之事？  
徐有功 (白) 来俊臣，闻得你审问周兴之时，周兴不招，你请他入瓮。你来看，那是什么？  
(火光。)

徐有功 (白) 来呀。  
(众人同允。)

徐有功 (白) 将来俊臣插进红瓮！  
来俊臣 (白) 大大大人不必动刑，下官情愿招认。  
徐有功 (白) 画供上来。  
(来俊臣画供。)

徐有功 (白) 来俊臣招供在此，请陛下定夺。  
来俊臣 (白) 还望陛下，念臣往日辅翼微劳，天恩宽恕。  
武则天 (白) 来俊臣罪大恶极，姑念他往日不无翼赞微劳，从宽议处吧！

徐有功 (白) 启陛下，来俊臣凶淫残贼，窥窃大权，毁损陛下盛德，罪不容诛。  
 武则天 (白) 就将朕赐与谢仲举的尚方宝剑，赐与卿家使用。  
 徐有功 (白) 谢陛下。  
 来呀，将来俊臣绑了，斩！  
 (刽子手拥来俊臣同下。鼓声。刽子手同上，呈刀，同下。苏鸾仙急上，跪。)  
 苏鸾仙 (白) 婢子苏鸾仙叩见陛下。  
 武则天 (白) 苏鸾仙，你手捧何物？  
 徐有功 (白) 瑶环姐昨晚写有表章，叫婢子赶送神都，闻得陛下南巡，今日亲呈御览。只是瑶环姐已经去世，表章就成了遗折了哇。  
 武则天 (白) 呈上来。  
 (武则天看。)  
 武则天 (白) 哎呀！  
 (唱) 阅罢遗折心痛伤，  
 孤臣一片热心肠。  
 悔不该错用狗奸党，  
 害得忠良无下场。  
 泪纷纷，把旨降，  
 礼葬瑶环吴水阳。  
 徐有功代朕传旨，谢瑶环追封定国侯，礼葬在吴江东岸，就命徐卿代朕致祭。袁行健从太湖回来，要他到洛阳见朕，另有封赏。江南巡按着徐有功暂代，安民定乱，全仗贤卿了。  
 徐有功 (白) 臣敢不竭犬马之力以报陛下。  
 武则天 (白) 苏鸾仙，随朕还朝。  
 苏鸾仙 (白) 婢子跟瑶环姐亲如骨肉，情愿在苏州守墓三年。  
 武则天 (白) 唔，就依你意，徐卿传旨排驾，即刻还朝。  
 徐有功 (白) 江南春暮，湖山如画，圣驾在此，游览几日，还朝不迟。  
 武则天 (白) 江南虽好，何心游赏？也罢，待等谢侯坟墓建成，朕亲临致祭，摆驾。  
 (众人同下。)

## 【第十三场】

(袁行健上。)

袁行健 (唱) 且喜笠湖风雨静，  
 波慵柳倦近黄昏。  
 (白) 湖中遇雨，来此吴江东岸，天色已晚，身体十分困倦，前面有一碑亭，待我盹睡一时。

(袁行健倚石桌打盹。谢瑶环上。)

谢瑶环 (白) 袁郎回来了？  
 袁行健 (白) 回来了。啊，贤妻，我与武太守同去太湖，诸位义士见你认真惩办豪强，发还田产、农具，他们都愿意即日回乡耕种，武太守叫我先回，与你报喜来了。  
 谢瑶环 (白) 真是喜事，辛苦郎君了。  
 袁行健 (白) 你我夫妻何言辛苦二字？听得说武三思与来俊臣同到苏州，必然对你不利。  
 谢瑶环 (白) 他们告我谋反，来俊臣用非刑百般拷问，为妻至死不招。  
 袁行健 (白) 妻呀，你身体柔弱，又兼操劳过度，怎经得起贼的摧残？  
 谢瑶环 (白) 袁郎啊！  
 (唱) 非刑极尽人间惨，  
 唬不倒义胆与忠肝。  
 只望你回来重相见，  
 袁行健 (白) 妻啊，于今不是相见了么？  
 谢瑶环 (白) 袁郎，夫啊！  
 (唱) 谁知在南柯一梦间。  
 袁行健 (白) 怎么，我们这是梦里相逢么？  
 谢瑶环 (白) 夫哇！

(谢瑶环下。)

袁行健 (白) 贤妻，娘子，你你你在哪里？

(苏鸾仙、萧慧娘同上。)

苏鸾仙 (白) 姐夫醒来！

萧慧娘 (白) 袁义士醒来！

(袁行健惊见。)

袁行健 (白) 怎么，你们怎么在这里！

(袁行健向苏鸾仙。)

袁行健 (白) 你姐姐呢？

苏鸾仙 (白) 姐姐被武、来二贼拷问致死，幸得圣驾到此，斩了来俊臣、武宏，追封姐姐为定国侯。小妹思念姐姐恩德，请得圣命，在此守墓三年。

袁行健 (白) 愚兄才离城半月，竟有这等事？

苏鸾仙 (白) 姐夫，你来看！

袁行健 (白) “故定国侯右御史台江南巡按谢仲举之墓”。

(哭)

(唱) 哎呀，妻啊！  
一见坟台悲声放，  
不由行健断肝肠。  
纵有丰碑高百丈，  
此恨绵绵天地长。

(袁行健交信。)

袁行健 (白) 贤妹，这里有书信一封，尽载太湖之事，可交新任巡按与武大人善为处理，愚兄去了。

苏鸾仙 (白) 且慢，圣上留下口谕，要你太湖回来速往洛阳见驾，另有封赏。

袁行健 (白) 俺乃草野匹夫，要什么封赏？瑶环一死，此心已碎。见了圣上就请她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

苏鸾仙 (白) 鸾仙记得。

袁行健 (白) 瑶环坟墓就托贤妹看守。

(袁行健望墓。)

袁行健 (白) 哎呀，瑶环，妻啊！

(袁行健跪。)

袁行健 (唱) 拜别亡妻把路赶，

苏鸾仙 (白) 姐夫，哪里去？

袁行健 (白) 贤妹啊！

(唱) 五湖烟水且盘桓。

(白) 贤妹，拜托。

苏鸾仙 (白) 姐夫，保重了。

(众人同下。)

(完)